



坦室遺文

父

| |
|-----|
| 14 |
| 743 |
| 1 |



和
門
卷
之
七

44
743
1



同治甲戌年鐫

坦室遺文

利津李氏藏板

鏡秋李君家傳

杜堦

李君諱文桂字鏡秋號魯村利津人見田先生之裔孫也先生
在

國初得異傳或云仙去其奇蹟甚著搢紳名流多道之君曾祖
諱愉四川直隸州牧祖諱嘉猷廣西按經署州府佐皆以德化
稱父諱華湖北布經為京山令治行益顯歿而鄉謚端恪云君
生而英異嗜讀書祖父母篤孝下帷攻苦喜昌黎文不沾沾排
偶童試遂冠一軍然數奇凡入鄉闈者十數俛得而復失由史
館議敘州牧選得雲南之路南州調他郎通判署思茅同知丁

且室遺文

傳

父艱服闋選廣東德慶州星吏議謫戍西陲會回裔構逆委理糧臺歲餘敘功

賜歸教授於家又八年卒君之在路南也頻年瘟疫流行至一鄉無孑遺君誓於神曰天道福善禍淫如盡屬當誅是司牧者咎也宜加余身勿濫及自是疫竟不作又疫死者棄棺於野蓋巫家之言君爲示禁及捐置義塚州人感焉敝俗以革其在思茅也車里宣慰司刀繩武樛弱避緬夷蹂踐潛居內地將十載其族召彝覬踞其地引緬人稱修好詐取繩武歆盟實將虜之繩武訴於君適聞緬人至未渡江君曰渡江患成矣諭速傳部

落奪舟斷渡時司存土練三百人爲稟調官兵捐募鄉勇團操以益之揚言江上天兵送宣慰歸境今至矣其族偵得之震懼遁去大府欲序其績君謂一人受功當有數人受過竟不詳也宣慰旣復獻珠犀悉却不受因卽九龍江立君生祠又車里與裸黑世相仇殺向得其級則解廳請賞君諭之曰裸黑亦人類也勿擅殺並諭裸黑不得尋仇亦自是服化焉其在德慶也俗健訟訟以賄成若故事然君判決無所徇有案結袖金來謁者君愕然曰何爲此吾以理斷而以賄終是公亦私也峻拒之州環山抱江皆官田荒蕪不治乃出示聽開墾民以爲便江岸多

盜劫君添置巡船自往查緝而其風遽息地有蛋戶業漁託漁
埠以生豪強侵奪久失業君勘明界址判歸蛋民賴以生全者
無算凡君所蒞興利除弊尤以教化爲先尊師儒立講舍以故
賢才奮興駸駸迨古在滇在粵皆有之不具書其自迪化歸也
就少時讀書處闢軒楹集生徒課經義註易八卷得末疾遂輟
教子曰讀書當希聖希賢甘自暴棄皆無志之甚者也爲尤得
其要云卒年六十九子二長啟賢增廣生舉孝廉方正次佐賢
道光戊子解元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論曰余家去津六十里與君家世有連君未仕時主余於京師

嘗曰士苟攝寸柄要當有濟於世余心愜焉觀君在官所設施
可謂不愧其言矣或謂君之位不足以配其才君之遇不足以
稱其志是則然矣家有象賢發揮遺教光贊休明方未艾也何
憾哉

誥授奉直大夫雲南路南州牧

晉贈朝議大夫福建汀州府知府鏡秋李公墓誌銘

閻學海

滇南思茅廳之南古越裳氏舊址今爲車里國領大部落十三
外與諸夷土壤相錯臣服我

朝榮以品服使宣慰其地有兵刑之權而思茅司馬節制之嘉
慶十七年緬甸與戛于腊構兵蹂躪車里是時宣慰刀繩武方
幼避居內地其族召彝乘間覬覦以賄起緬甸兵脅之詐稱修
好給繩武回爲敵血盟繩武泣訴於司馬李公前曰刀氏守此

士十七世今歸必及難不歸益示以弱將不能為

天朝臣矣公沈思未答會宣尉世臣召得卜翁奔告兵雖入境
尚未過江公起立曰邊徼有事聽之則無以奉

聖朝柔遠之意感之則啟兵端小醜伏戎可以先聲奪也馳諭
諸部落屏舟斷渡傳播江上

朝廷將以重兵送宣慰歸國請調官軍并宣慰士練三百招募
益之得千人教戰陣明賞罰校閱匝月而後遣之部伍嚴整鎧
仗鮮明鼓行而進召彝偵見軍容氣懾潛遁黨與潰散南陲晏
然宣慰既復散亡漸集拜獻珍奇不受仰戴

天子威德感激涕零凡事請命而行立祠九龍江祀公公諱文

桂字鏡秋號魯村先世自直隸棗陽遷利津曾祖諭四州江油

縣知縣祖嘉猷廣西按察使經歷署柳州通判父華湖北京山

縣知縣皆有實政及民民祝誦之公秉至性未冠已以篤孝聞

遠於學而啻於過遂棄帖括業初仕選雲南路南州牧土瘠民
貧衣濯飯糲與之休息值時疫多傳染死者輒棄於野云以祛
疫公焚牒告神剷除舊俗捐俸署田以瘞枯骨自是疫輕民以
為異調他郡通守者民頂香泣送祈得重見公亦為泣下署思
茅同知夷民以茶山為業鬻茶自給官收其租奸商踴財匿智

地室遺文
包租以奉土司執茶者不得自售惟售於商商賤收而貴市之
民困則貸其資倍利責償而民益困公廉得實永禁之一復其
舊民爲建祠朔望羅拜邑僻少文學自歸版圖以來無科目公
培植獎勵公餘自爲講畫其俗漸易邑之登賢書者自公任始
丁外艱服闋選廣東德慶州牧俗健訟多滯獄公處之益辦復
魚埠以蘇蛋民收館租以給生徒州岸大江水程亘二百里劫
掠時聞公弭患事前盜賊禁止紳士某代人餽事後謝金公曰
以理斷而以賄終公亦私也峻拒之是後無敢干以私者公承
累世循良之後秉持庭訓經世有方車里之役聲望卓然所至

上游倚重得行其志是以更厯劇要咸著威愛如此乙酉以竊
案呈議是時公母夫人終於家公聞訃哀迫不復自辨被劾謫
戍迪化值軍興大府委理臺務治煩應速施罷無留贖課績入
奏蒙

恩賜環專閩者器其幹局勸留幕府奮於功名公曰官以治事
豈以爲名母終未慈吾心已摧但得生入玉門長守先壠足矣
遂歸里襄事後於少年讀書處蒔花木玩易象教子孫以自娛
顏其齋曰坦室公生於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丑時
卒於道光十五年九月初三日戌時年六十有九

誥授奉直大夫

晉贈朝議大夫元配張氏雍正庚戌進士宣化太守名志奇公
孫女貢生名敕公女早卒

誥贈宜人

晉贈恭人繼配霑化李氏

馳贈中憲大夫名懋賡公孫女

馳贈文林郎貢生名燭公女

誥封宜人

晉贈恭人後公一年卒婦德並著佐公孝養鄉黨式家法焉道

光丁酉十月十六日合葬於城北先塋之次子二長啟賢增生
舉孝廉方正娶趙氏附貢生河南睢州州判諱志甲公女次佐
賢戊子山東鄉試第一名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福建汀州府
知府娶張氏壬午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浙江玉環廳同知名洵
公女女二人長適邑貢生兗州府教授紀雲階次適霑化辛巳
舉人范承俊俱李宜人出孫男二貽良貽雋孫女一俱幼佐賢
出銘曰

籌邊之策吏必知兵輯綏控制謀定乃成惟公識畧懾以先聲
顧載未試威著

遷義塚記

燒鑪說

節孝李母車孺人傳

追祀邑侯程公文

皇清勅授儒林郎湖北京山縣知縣 誥封奉直大夫雲

南路州知州蓮峰府君行述

答僕問鬼神

題梁君種藥圖

學孔子說

貞烈葉女傳

京山縣新修龍神廟碑

祭告城隍埽除瘟疫文

題陳君鏡非小照

題玩波圖

坦室遺文

三國正統論

魏為篡賊萬世不能改也而中原之統實在魏也惟篡漢之統
是以得其統而謂之賊也此統之外別無所為統也晉宋齊梁
陳一也予則皆予不予則皆不予安得厚此而薄彼也哉且所
謂統者言其疆域所在猶人之有家耳有其家乃為此家主無
此家則不得為此家主矣家在中原不在西蜀去中原而在西

利津李文桂鏡秋著

男佐賢敬刊

蜀特家主之族人別立家於他處者此家主之家已轉易一主而主之善不善無論也。中原豈得曰西蜀西蜀豈得名中原也哉。或曰爲姓劉也爲漢之裔也。殊不思天下之天下非一姓氏所得私也。非劉氏不得主天下乎。漢之前何不姓劉。漢之後又何不姓劉也。漢德之深何如唐虞。何如三代。至今存耶否耶。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後而不知其世系。則劉氏一姓獻帝之族人耳。一姓爲天子族人皆得稱正統乎。則劉淵劉聰當晉之時皆稱漢有年號。劉曜劉粲皆稱漢有年號。皆得爲正統矣。而何以不予也。且晉之子勛在宋梁之永嘉王與世宗在陳皆有

國號年號皆得稱正統矣。而何以不予也。豈非一事兩歧乎。王漁洋香祖筆記記唐庚三國雜事云。先主父子相繼始終號漢。未嘗稱蜀。陳壽黜其正號。徇魏晉之私。廢史家之公。改漢爲蜀。非篤論也。稱爲蜀漢。未爲徇私廢公也。先主起義師。正也使果能討賊恢復中原。可與光武比烈。然亦需俟恢復後。乃可謂以漢繼漢。不然漢自漢而蜀自蜀耳。猶之蕭衍齊之族。而各有國號。則齊自齊而梁自梁也。而況並未恢復。日有多寡同歸於亡。更始盆子之差勝者耳。安得謂之正統。且正統之名原不必立。前有七國。後有三國。一也。七國無正統。三國何必需有正統乎。

正統之說古無其名上有聖主車書一統自然海隅向化原無
正統偏統之分卽有偏統亦需仍居其地特地不全如六朝與
南宋是也若其地遠不相屬而目之則迂見也至公者昭烈義
師也卽未成而志正也魏武篡竊也卽已成而賊不免也正統
中原也統在賊手與晉宋齊梁陳一律書之賊自賊而統自統
萬古之定論也且不必言統不統也正統贅語也

駁柳柳州封建論

封建者聖王之良法天下之大綱紀也柳文極論其非悖矣惟
辟奉天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其中至理存焉天子當陽萬國
用命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秦漢後世無列辟一夫大呼而雲集
響應古未有也堯舜禹湯盛世無論矣卽時值衰弱苟非桀紂
天命不移卽跬步不改文武成康以下越數百年幽厲傷之而
天下依然宗周幽厲與子嬰漢獻仁暴何如子嬰漢獻亡而幽
厲不亡封建有無得力其顯然矣所以然者天尊地卑名分昭
然奸宄無敢生心一生心而列辟已削除之所以春秋二百數

十年大欺小強凌弱無所不至而春王正朔無敢議者恐議而羣國攻之名可借而罪可聲也周祚八百職此故也試觀離亂之際齊桓一振而天下從之晉文一振而天下從之楚子問鼎而天下非之正色以對楚子懼不敢言秦之二世敢如是對乎漢之平獻以及魏晉宋齊梁陳隋唐無封建者敢如是對乎而謂古制非而秦制得耶是故有封建而值衰世天子多逸當盛世而天子不勞有封建而當盛世天子常安值衰世而天子不危異哉柳氏逞其才思所及反其道以爲言當時無非之者至今亦更無非之者且奉以爲佳文也其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不。知。順。勢。而。利。導。之。所。以。爲。聖。人。之。治。也。且。曰。湯。武。封。建。不。得。已。而。徇。私。秦。革。封。建。實。開。公。制。之。大。狂。悖。之。言。有。甚。於。此。者。乎。三。代。聖。王。至。湯。武。止。矣。而。目。以。徇。私。古。帝。王。尙。有。不。徇。私。者。乎。湯。資。三。十。武。資。八。百。不。得。不。封。也。然。則。唐。虞。建。官。外。有。州。牧。侯。伯。亦。係。不。得。已。資。其。利。於。已。而。衛。子。孫。乎。大。定。之。後。天。下。名。器。與。天。下。共。之。共。者。私。乎。獨。據。者。私。乎。暴。橫。無。道。至。秦。止。矣。而。目。爲。至。公。其。欲。襲。於。萬。世。者。公。乎。則。堯。舜。禪。讓。皆。可。目。之。爲。私。矣。言。之。強。詞。奪。理。竟。至。是。與。其。曰。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似。也。而。建。空。名。不。猶。愈。於。滅。亡。乎。自。秦。漢。以。迄。唐。宋。元。明。豈。不。欲。亦。

建子孫空名於公侯之上而無相維繫勢不能也其曰秦有叛人而無叛吏則何不以吏制之而反致殺守劫令而並起使有封建能至是乎其曰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則何不以郡吏州吏制之叛逆之患非守吏能爲力也且周有叛國有叛將乎春秋極亂未之前聞制相維耳而漢制之失非封建也封建之大而非其人也人心無厭惟德勝之寡德之人而予以國富兵強之勢妄念橫生妄力斯逞國之所以叛也唐之叛將其失尤甚糾糾之夫何知禮義予以大權少不如意亂斯作矣其勢然也非封建之失也况漢有封建之害而封建之

利亦大矣。呂氏之亂非有外封劉氏靡子遺矣非齊王外應之兵文帝能自立乎且後漢之光武何自興蜀漢之昭烈何自起乎六朝唐宋以後有一於此乎然則有無封建周秦漢唐之制大畧可觀孰得孰失豈待智者而後知哉顧亭林郡縣論大旨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又曰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誠哉平允之論有經濟之言也要未嘗盡以封建爲非也少讀柳文見其以五經四子爲文之本心常敬之初不意其論之悖於經至於斯極而舉世轉誦爲佳文文則佳矣其如違理何昌黎與同時知之自確無惑乎墓誌贊其

五
文不贊其人爲人之處只擇取交友一節衍爲波瀾其餘不及也

少君論

安享榮華一呼衆諾人生得爲少君豈不美哉然余竊有議焉夫少君天下至美之境而實斯人共鄙之一途也迹其外之所接非稱之者卽頌之者非愛之者卽敬之者少君果泛應而無不當乎未也人雖大賢安得事事而悉合人意彼稱之頌之非本意也愛之敬之非實心也或有所求也不然則親與友也不然則其所溺愛也又不然則動於所不敢也要其心皆以爲此少君耳不必與之較短長也然而爲少君者躬蹈之而曾不自惜無他嚴父無不愛之子也愛則偏偏則妄以偏私之見而任

其妄爲其流弊尙有極哉始之一事一物偶徇所請婢妾奴僕
相與逢迎而順承之暫也浸假而習以爲常微也浸假而及乎
其大甚至幕賓僚友書吏胥役咸知官所愛者惟少君也皆將
以少君所好官不忍違之少君所惡官不忍背之於是畏官者
移而畏少君媚官者移而媚少君一切舞弊邀恩無不仰少君
之先容而分其過少君之權重矣哉而家規吏治紛紛如矣夫
天下家之積也天下之治吏治之積也一少君善一吏不必遽
治一少君不善一吏之不治因之積而至於天下皆然其所係
非淺鮮也然則爲少君者如之何曰有道焉莫如少應酬而自

重其身少應酬則不預公事而外物不得至其前重其身則慮
爲當世所輕而越分妄爲之事有所不屑是故就其境地籌之
有三途焉上曰力學中曰善用下曰安愚力學者乘富有之年
華寬閒之歲月奮志於經史子籍日積月累德成藝成學問充
足文質兼備出則社稷蒼生之福處則鄉邑儒雅之宗大受之
器由此選也而爲祖若父者復何求也哉若用才之士則異是
聰明喜事樂於逞其智慧心思能動而不能靜然唯是推求政
事因革損益與其祖父退食時細商酌之務準諸至當而不
自居其名如是者可以鍊己之識並可以分親之勞儻亦所謂

翩翩佳公子乎。若又不然。則有碌碌無能者焉。不識不知。坐糜膏粱。別無他志。品至此下矣。然愚而自安。其意仍無惡於天下。獨奈何外此三者。放逸而自恣也。吁。爲人子孫。不克顯揚爲祖宗。光寵愧莫大焉。受恩蔭德。澤不知收斂。且致蕩檢踰閑。貽祖父憂。而不能保其終始。良可概也。雖然。此非獨少君之過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人未有明知其非而故爲者。天下無不可教之人。而中材以降。亦無不教而自成之人。易曰。蒙以養正。聖人之孝弟謹信。殷殷於弟子。有以也夫。

宦家子弟宜各錄一通置座右

姻愚弟蘇兆登讀

道學辨

道學之名古所無也。古之學者曰文學。曰儒士。孔子春秋大儒。孟子戰國大儒。皆儒學也。未聞以道學稱者。秦無儒。漢儒甚衆。學近于古。其見大其意渾。詞醇後人莫及。至宋儒而析理之精。過之惟精。故細細之甚。而曲謹之心。生襲其迹。而拘牽之弊起。而道學一途成焉。是此名自宋人始也。夫聖人之六經四子。何非傳道之書。聖人之五官百骸。何非載道之器。然務其實者。原不必居其名也。若夫以理制欲。制之未渾。則守之過拘。根心生。色動作威儀。悉露矜持之容。而失其自然之度。道學而真。孟公

綽耳發皆中節謂之和禮用之美或不在此且執而鮮通將流
爲無用之士道學不真則色莊之流亞矣卽宋時大儒何嘗以
道學自拘明道示其弟曰目中有妓心中無妓此言宜深味也
風流儒雅乃聖賢氣象讀書人大宜體會而分而二之偏實甚
矣人固有矜情飾貌而心全非者漢王莽之謙恭下士宋荆公
之垢面詩書將以爲道學而取之乎人又有心志疏曠而內無
愧者唐太白之醉吟清平犯君所欲而能識子儀宋東坡之狎
妓談禪而身遭貶謫戀闕不忘范希文眷鄱陽一樂籍贈以胭
脂有美人相憶之句而能憂樂關天下將以非道學而擯之乎

子曰和而不流子夏曰小德可出入聖賢身自在不在矜情
飾貌也不然商書不當曰不邇聲色當曰絕聲色矣且赤烏几
几燕居申申天天皆非拘板氣象淄川唐夢賈志壑堂文集有
云不必自名爲道學而已入聖賢之域此言先得我心自儒者
不善爲儒斯創爲道學之目其名未可厚非而未嘗盡是呂新
吾先生論泰而不驕樂而不淫非聖不能之詣以道學當之誤
矣語錄樸實說理切近人情而道學二字大欠融化先生前代
名儒後儒所師從此以道學爲希賢希聖正旨先生言啟之矣
是烏可以不辨

也。我丈夫也。舜人也。我亦人也。又曰：雖千萬人，吾往其言爭也。又如：此然則爭不如讓，非定論也。視何事耳。初謂宜屏爭心而去之，及今思之，此特寂滅之說耳。君子學孔孟，當讓者不可爭，當爭者不可讓也。爭則好勝，帝王定天下之大業，以此。吾儒追古人之絕業，亦以此。夫安得概曰有讓而無爭乎？

永門李氏族譜序

夫○天○下○一○大○族○也○使○天○下○為○祖○為○父○為○子○孫○叔○姪○兄○弟○各○安○其○位○盡○其○道○而○天○下○之○族○治○而○天○下○大○治○一○族○小○天○下○也○使○一○族○為○祖○為○父○為○子○孫○叔○姪○兄○弟○各○安○其○位○盡○其○道○而○一○族○治○而○亦○即○可○卜○天○下○之○治○故○聖○經○曰○治○國○在○齊○其○家○帝○典○曰○以○親○九○族○士○苟○有○志○未○能○出○而○見○於○天○下○固○宜○返○其○道○而○先○施○於○一○族○雖○然○有○難○焉○者○古○人○聚○族○而○居○其○為○尊○卑○長○幼○朝○夕○相○接○耳○目○相○習○今○世○家○不○必○同○井○戶○不○必○同○鄉○族○益○大○則○人○益○散○加○之○貧○富○不○齊○術○業○不○一○田○產○不○足○養○適○異○鄉○者○往○往○而○有○尊○卑○長○幼○或

終身而未能謀面夫未能謀面逢之異地且不識爲何人欲責以親親之道烏能不背而馳耶且夫人情見則相親習則相睦而族人之衆都邑鄉鄙之遠不能朝習而暮見也則有以不見如見不習如習者吾得一言斷之曰修譜譜者圖也圖世系之等級也譜者序也序遠近之次序也觀其圖循其序數年不見數世不見一旦相遇了如指掌况同居習見者乎所以支分派別繁衍雖衆而名分既定富者不得肆其驕矜貧者不得嫌其猥屑賢者固恪守家風不肖者亦遵循而莫之敢犯凡在四民悉聯同氣苟有卑犯尊少凌長者卽正其名而責以大義無他

等級判次序明也故有族則有譜家給一冊居則藏之宗廟有所往則攜之以行童子雖幼入學時卽示之其理甚順其爲教固漸而深也桂族遷津邑久矣祖籍直省棗強前明來茲土失舊譜綿延於今十餘世未之輯幼時聞家君述祖訓曰修譜睦族吾志也其述之乾隆六十年乙卯冬家君任楚北參軍越四年己未秋積俸餘數十金曰修譜之志可遂矣於是按世次以遷居津邑之祖爲始祖而在棗邑者不敢及由津邑而更移他處者亦不敢及公餘與叔祖松溪公胞叔萊峯公桂峯公參酌其詳命桂次其篇而譜成焉使吾族由此爲祖爲父爲子孫叔

姪○兄○弟○各○安○其○位○盡○其○道○將○見○等○級○既○判○次○序○自○明○若○尊○若○卑○
 若○長○若○幼○秩○然○以○禮○相○接○藹○然○以○情○相○屬○雍○雍○穆○穆○當○世○行○之○
 而○安○十○世○百○世○亦○傳○之○無○弊○有○能○興○者○家○修○廷○獻○卽○本○是○推○而○
 施○於○朝○野○上○下○之○際○所○謂○一○族○治○亦○可○卜○天○下○之○治○也○是○誠○余○
 所○深○期○而○吾○父○所○以○承○祖○志○與○吾○先○世○祖○宗○及○同○族○所○暢○然○大○
 快○者○豈○不○以○此○也○哉○

有綫索有節奏起伏照應妙極自然其疏家國一理處實能
 洞見本原可以維風可以勵俗 愚弟周蓮讀
 此作不朽 烟愚弟蘇兆登讀

族譜條規

一重孝弟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孝弟者立身之本也能孝能
 弟始可爲人不孝不弟不可爲人自是以後如有忤逆父母
 不率教訓不顧奉養乖離兄弟徇私挾忿疾若仇敵者族眾
 公議稟明族長大則斥逐小則責懲強則鳴官
 一敦雍睦凡我同族今雖疏遠皆祖宗一脉所分當日一堂父
 子胞兄胞弟何等親切與今之各愛其父子兄弟有以異乎
 慎勿以刻薄相加也自今以後貴乎有無相恤患難相顧藹
 然有情秩然有禮庶幾不等末俗可成美族

一飭倫紀一家內大小尊卑有條有理家範克修卽綱常所由
立若父子兄弟夫婦不慈不孝不友不恭不義不順甚至敗
常亂俗不顧倫理是名雖爲人實等禽獸一人之恥卽一家
之恥同族言及皆爲憾恨如有犯者宜公請族長斥逐祠外
削去譜系終身不齒

一崇經書經書者禮義之根源知禮義方知廉恥如力量實屬
不能固無如何但有力量子弟多讀一日書卽多識幾分道
理由此好學不倦日積月累上之變化氣質可成大儒次之
亦可爲持家應世商賈算數之助卽至無所事事而何事當

爲何事不當爲其心中條達明白作事自有斟酌越禮犯分
之事庶乎鮮矣

一存忠厚吾李氏自遷茲邑世以忠厚傳家故綿綿延延於今
不衰凡我同族務共守此家傳以厚道居心近日邑中子弟
有曰忠厚者老實無用之別名殊不知理煩治劇方寸中留
一點不忍刻薄之心卽是忠厚一無所能方寸中時向尖刻
處想卽不是忠厚並非老實無用且老實何惡於人與其聰
明傲物誤用轉足招尤何如醇謹自守可以寡過卽未能振
興事業斷不至凌替門戶而默默中已陰裕子孫無窮之福

地室遺文
一遠公門公門者官吏辦公事之地百姓原不當到故曰無事
矣
休入公門卽或身登仕籍致仕鄉居非飲射讀法處不必見
非爲合邑公事不必見蓋常見則干預衙門行賄託情或緣
此而起卽無其事而形迹可疑街房親友若托事照應欲辭
不能不辭不可一敗行誼二致怨恨三招禍患不可不慎生
監白衣尤要謹持先世庭怡公自茂州回里邑人奉爲典型
邑宰程公士範夙深欽佩而公致仕四十餘年足未嘗至公
庭凡我同族宜取法焉

一避詞訟訟起於爭爭於同族傷本宗之誼爭於外人傷朋友
之情爭訟必有勝負負者固辱卽勝者亦非榮吾在家除行
禮於父母尊長誰能令吾跪今衆人矚目跪於公堂吏役交
相喝飭爭一財帛失終身體面孰得孰失吾李氏來茲土十
餘世從無片紙隻字入公門豈可自吾身開其端當日有某
姓者強霸吾族田地自云非官斷不肯私退庭怡公命管莊
人讓之此等識量吾族人不可不學至代人作呈詞及寫離
婚等書更屬陰隲攸關事尤重大斷斷不可若自己報盜呈
子不在此例蓋盜不報恐物不能追異日賊犯他處反相累

也

一絕游賭凡人必有所事有事而賭卽設其正事無事而賭卽喪其心神小賭則破財失利大賭則傾家敗產世間有幾個賭博不敗落者且賭必連夜火燭一有疏虞所害非小賭至無可賭鼠竊狗盜皆從此出所謂賭近盜也窩賭尤甚凡我族人豈可爲此

一除淫慝萬惡淫爲首一切鬧娼宿娼及優戲頑童等類原不宜近尤其甚者吾宿是娼吾不能保是娼無生育有生育卽不能保吾宿時不懷孕設生子女伊誰氏之骨血乎古人謂

暗換門第正謂此也况毒瘡惡病驚嚇忿殺本身且有性命之憂則敗德喪行特其末耳凡我族人有則改無則勉宜遠避之

一戒妄取物利所以養生不能不用焉能不取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非所有而取之卽爲不義况暗竊隱偷公然爲賊盜乎此輩爲王法所不容詎家法所可恕宜稟族長痛加責懲不服則加斥逐若能改行易轍三年無犯仍予以自新之路一警官方吾族代有仕宦先人清修惠政可考如東府公蒞全州民爲立生祠作歌從無欺君虐民者自後如有貪污暴戾

既玷清修亦傷惠政於國爲不忠於家爲不孝永宜斥逐無
爲先人羞
一敬先墓墳墓爲先人遺骸所宅蓄樹林擴邱壠所以爲護衛
寸草尺地不可棄捐族人不得於祖墓中乘車騎馬苟有不
肖子孫盜賣墓木佔墓田必嚴究治斷不少寬至祀產又先
人血食攸關必明載於譜俾子孫不得侵佔迷失但公房私
房長房次房各當明晰確註某公名下庶不至有蒙混之弊
一明祀典春秋二季清明十月祭祖不在祠中惟在祖墓實爲
鉅典凡我族人不可不到不到卽是無祖行禮必須贊拜方

成體統今議定贊拜自此以後用族中新入泮入雍者二人
勸贊盛禮下屆有入泮入雍者相繼代換不得推諉除大故
大病先告族長使人代攝外抗不遵者卽謂無祖族長及值
祭等衆必督至祖先位前責罰再抗則公稟學師懲治再不
遵則革出祠外削去譜系以爲無祖者警蓋法春秋責賢之
意如能改悔仍復收入有父母喪未至大祥者不進祠不與
祭新婚新入泮登科第及生子必入祠拜告先祖
一嚴嫁娶妻但求賢淑不拘門第然擇配固不必巨族卻必
要良家若奴僕倡優在八禁之列及世有惡疾惡名者貪其

財色冒昧娶之上辱宗祖下累子孫斷乎不可嫁女尤關緊要蓋女爲吾身骨血皆祖宗遺體苟配失其所陷匪人流下賤先人痛於地下合族羞於世間豈是小事自今後有出此者革祠外削譜系慎之慎之

一慎術業術業者托足之處終身以之士農工商及一才一藝無乎不可若倡優吏卒門禁斗屠此八項 國朝懸有厲禁一入其中便革出祠外削去譜系永不復入

一記丁口自後凡族有生育不論男女必將年月日時名字書明赴告各支派族長以憑登載娶某氏元配繼室側室入泮

入雍登科第亦然各支派族長卽各立一簿以爲赴告者登載圖目以待後日續譜之基如不赴告及告而不載者皆有罰至葬某處某年月日於葬後赴告登載

一別支派支派明然後宗族清楚族不清楚每由族人溺於富貴貧賤之迹屈於強弱衆寡之勢大家不肯說久之更不敢說殊不思支派不明合族皆受其亂不說但免怨於一人實獲罪於祖先貽害於孫子孰輕孰重自今以後苟爲我族貧賤必登苟非我族富貴不錄異姓亂宗固所必禁同姓不宗亦所必嚴譜成按支派人數多寡分領執掌不容少一部亦

不容多一部有多者同衆焚訖如有偷錄收藏卽係家生外
養縱使富貴決不收系

一謹守譜譜爲祖宗子孫所係纂修甚難自明朝以來二百餘
年今乃蒐羅刊刻既殫心力亦費資財守之誠不可不謹凡
領掌者必慎於收藏毋致污穢損壞以及塗抹添註且或遺
失定例三年於春秋祭時公驗如有以上等情告祖先位前
責懲

贈單大縣尉回籍序

夫○生○於○世○豈○可○以○通○塞○論○哉○高○才○捷○足○者○取○功○名○如○拾○芥○走○
利○祿○若○駕○輕○車○就○熟○路○驅○策○無○不○如○意○其○逆○者○屯○蹇○淹○滯○竭○半○
生○才○力○以○求○取○微○末○榮○名○如○駑○馬○登○山○疊○石○巉○巖○步○步○爲○難○卒○
於○力○盡○筋○疲○而○不○克○自○展○是○果○才○智○不○相○及○與○何○得○失○大○相○懸○
也○蓋○其○中○有○幸○有○不○幸○耳○余○友○單○君○維○新○浙○東○英○異○士○也○不○得○
意○於○詩○書○負○志○遊○京○師○前○後○二○十○餘○年○由○戎○曹○供○事○授○縣○尉○職○
其○才○亦○畧○可○觀○矣○嘉○慶○元○年○楚○北○有○需○人○之○請○夏○五○月○奉○
命○來○鄂○者○夥○單○君○與○焉○當○是○時○征○鞍○甫○卸○孝○昌○之○軍○已○興○矣○六○

月大將軍明公統師駐漢上訪精明才幹之吏於方伯祖公祖
公以單君與胡君壽芝爲能薦之將軍將軍延之幕中優禮有
加焉本章疏奏惟胡君是問出入支應朝夕傳宣則屬之單君
此英傑展施大機會也兵威精銳軍令嚴明不月餘而胡家岩
平大將軍所向無敵下幃籌畫蓋亦有贊襄於其間也將軍去
胡君從焉而單君仍留秋九月潛江隄潰方伯又以爲能使理
主簿事修之明年隄工畢調赴行營又明年冬授竹谿尉竹谿
戎馬往來之衝而楚陝之門戶也其地多高山峻嶺深谷藪澤
教匪奔竄於湖河川陝爲官軍所扼每伏匿於是縣治舊無城

垣軍務倥偬又不暇以土木工入告居民患之謀諸邑侯邑侯
有難色單君奮然曰大小皆保障也苟利吾民難易非所逆料
極勸之邑侯許焉卽以其事屬縣尉斯役也成則長吏之功不
成則已之罪也而單君不恤也聚紳士耆老司其度支集四境
丁壯老幼按力給役口講指畫因日計工因工度量入爲出
已總其成數年工竣軍馬衝途而民間得無恙者大都固吾國
之功居多也單君斯時蓋又一遇也然而年五十餘矣筋力半
衰積勞太過山中天寒風勁兼多陰雨爲濕氣所中得手足罷
軟之疾七年夏六月以乞歸信寄余余聞而嘆曰嘻如單君可
且定遺文

以歸矣。昌黎云：士之行道者，不過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單君以爲得行道乎哉？回憶同來者幾何人焉？共事者幾何人焉？一月三捷，一歲三遷，往來過是邑，單君恭候道左，拜而迎者數年前。班聯相輝映也，而盡心竭力，仍然處一縣尉。單君之幸，不幸何如乎？單君不自有其功，謙德可風，而才不可沒，蘊其所蓄，徒潤迹於戎馬風塵，致自誤其身也。雖然，單君浙東英異士也，山蘊玉淵，涵珠發輝，有象遲速，有時古有強壯，不遇而耄耋，遇者單君年僅得其半，往不可諫，來可追，歸乎歸乎，尚善養以待將來。慷慨淋漓，單君得此文，可以不朽矣。

愚弟周蓮讀

曹明府厚菴官箴序

夫事未至而絕無表見，事既至而大有施爲者，今古未之聞也。平昔留心同儕，入其室見其几，硯書籍釐然各當其所嘗以爲此人胸中有機杼焉，已而試之有驗，入其室見其几，硯書籍茫然各失其所嘗以爲此人胸中無條理焉，已而試之有驗，無他事有大小，其理則一治平之畧具在眼前，一室可卜一家，一室可卜一國，與天下不過處物處人各當其所已耳。彼滿案紛雜者，其吏治可期於他日乎？天下事必俟之他日而始見經濟者，其中本無有也。天下事徵之目前而悉協機宜者，其中未可量。

也吾友曹子厚菴博學多聞於三代以下秦漢及唐宋元明書無不讀宿儒也耳其名久矣己己成進士授官司馬改就縣令未相識也辛巳夏余待補銓曹厚菴在焉接見再三議論迴殊俗吏心異之已而出所著官箴見示於宰官治內治外潔已奉公愛民重士如何興利如何除弊一一條分縷晰燦如指掌而又出之以和平深醇俱根柢於六經四子之旨嘻厚菴未爲吏也而所言已若是其所表見豈第一室中几硯書籍釐然各當也哉言者心之聲言之鑿鑿必見之了了卽其言以卜其行治一縣可治一郡可治天下亦無不可厚菴胸中之機杼條理豈

復可量然則觀於官箴一冊而凡欲爲循良者識所從矣而厚菴之積於平昔與施於將來者亦皆可知矣以視因循遷就者固大有逕庭卽矜才妄作者亦豈可同日語哉雖然宦轍分馳天各一方何地何民宜先被其福吾不敢知亦不得而見也而三年報最指顧鶯遷側耳遠聽未始非知好之榮幸也讀畢授筆序所期焉時道光元年辛巳夏六月入伏之前一日也

夫奇行奇節世胥震而異之豈果有奇哉其理之信於心者真耳信之真故行之篤行之篤故至苦而不以為苦至難而不以為難不以為苦為難故歷久不渝安然如行所無事復哉其毛母黃孺人乎孺人守節四十餘年矣年二十適毛門數年而夫子亡已而夫之弟病娣亦病娣病而殂續而又殂堂上兩世白髮蒼蒼懷中孩提黃口呱呱叔多病歿治內治外惟孺人一人家計又復貧窶斯情斯景蓋慘之尤慘者矣而孺人事翁事姑事祖姑以孝聞養叔病娣病經紀叔娣喪葬以盡情盡禮聞撫

毛母黃孺人節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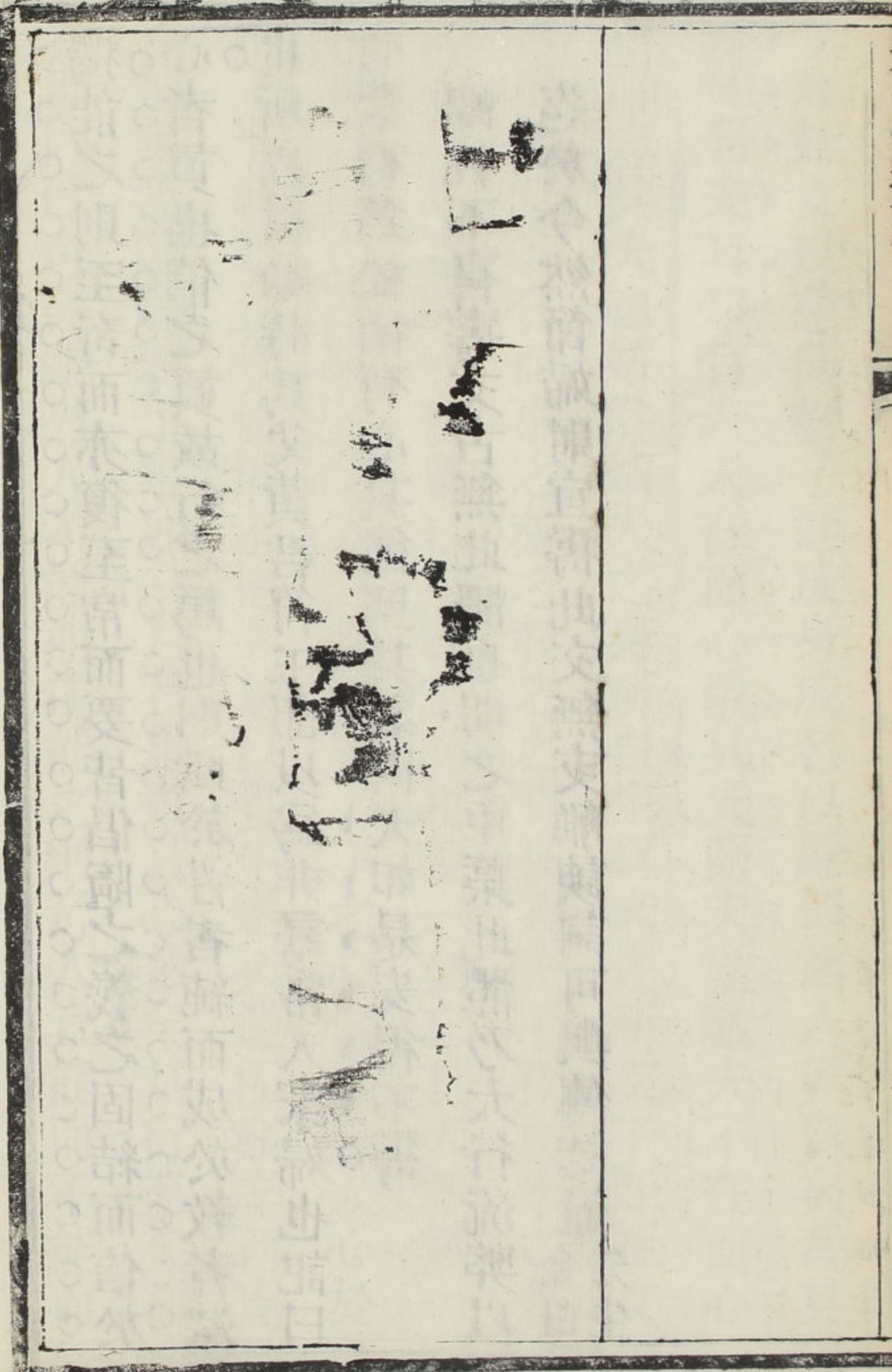
夫奇行奇節世胥震而異之豈果有奇哉其理之信於心者真耳信之真故行之篤行之篤故至苦而不以為苦至難而不以為難不以為苦為難故歷久不渝安然如行所無事復哉其毛母黃孺人乎孺人守節四十餘年矣年二十適毛門數年而夫子亡已而夫之弟病娣亦病娣病而殂續而又殂堂上兩世白髮蒼蒼懷中孩提黃口呱呱叔多病歿治內治外惟孺人一人家計又復貧窶斯情斯景蓋慘之尤慘者矣而孺人事翁事姑事祖姑以孝聞養叔病娣病經紀叔娣喪葬以盡情盡禮聞撫

子姪姪女以慈聞教子姪成身成名以嚴聞孺人真賢矣哉其
心知有夫耳知有夫夫在而心敬其夫隨夫盡職夫不在而心
不忍忘其夫祖姑翁姑夫之身所自生叔夫之所友子姪姪女
夫之所愛夫在而事之養之教之之責在夫夫不在而事之養
之教之之責別無他屬己身即夫身也無一刻忘其夫即無一
刻懈其職己之職一念未盡無以安上下之心何以慰夫心於
地下乎鞠躬盡瘁猶懼未稱夫是以養生送死遇極艱辛而處
之無纖悉遺憾四十年如一日若是者其心苦矣其行至矣而
其節固已奇矣雖然人不能而獨能之則奇人宜能而不能而

獨能之則至奇而亦復至常而要皆倡隨之義之固結而信於
心者真也信之真故行之篤也則賦於性者純而成於教者深
也所以髫齡時其父黃君符玉即以爲非尋常人家婦也記曰
竹箭有筠松栢有心其節堅其氣固夫如是安得不壽

鄙性不喜壽文古無此體也明之中葉此體乃大行流弊以
迄於今然節婦則宜壽此文無支離諛詞可與傳誌通

金田先生



路南重修明倫堂並新建倉公祠記

夫天下一倫常之區也。倫常明則士習正。士習正則風俗淳。其事相因其教相承。故帝典尊之曰天秩天序。命稷播穀。卽命契敷教是教也。治國有然。治天下有然。治一州一縣何獨不然。且夫小民親於下。由人倫之明於上也。而明之必有其地。且必有其具。其地維何。曰明倫堂。其具維何。曰文字。文字成於六書。其始則造於伏羲時之倉公也。路南邊檄小邑入版圖。已數百餘年。建有明倫堂。舊矣。自康熙三年。叛建之後。迄今百五十餘年。風雨剝蝕。有傾圮之虞。地瘠民貧。無力興修。有志者心焉惻之。

而倉公祠更闕如誠文教之憾事嘉慶十七年紳士李家驛等積存文廟會通河二處租息七百七十餘金慨然建立倉公專祠義舉也正在飭工構材楊晟等又從而贊之以爲明倫堂之廢隳亦宜並修衆以爲善適予承乏於斯下車之始李家驛等卽進而稟商於予予聞之喟然曰美哉都人士之樂善有如是夫夫綱常之不墜而人心之口啓者恃有明倫堂明倫堂宣布之文字始於倉公倉公造之而明倫堂宣之追源報本今皆次第修建美哉都人士之樂善有如是夫乃獎勵勸勉而衆紳士或分其職或總其成擇地擇日因日鳩工因工度材於明倫堂

之舊址整而新之倉公祠卽建於堂後又於堂前立大門三楹設屏以蔽其內外經營締造不數月功告成是役也司事者樂善爲心卽讓善爲懷未肯自伐其功然文字之源本興矣倫紀之始基立矣司牧者董而戒之司鐸者教而導之都人士講明而切究之倫常以明士習以正風俗以淳自是而後人文蔚起禮樂大興美秀者彬彬儒雅質直者樸素可風有振興者且卽本是意爲家修廷獻之具將吾路南一邑之士習風俗蒸蒸日上揆厥由來未必非紳士等修堂建祠立基之善有以鼓舞感發而開其先之所致是則繼起之必大有人而當前之共襄盛

事誠不容不昭示於來茲也爰次其本末而爲之記

重修漢口齊魯公所記

家君命作

夫恒情於異地逢素不謀面之人無論士農商賈一材一藝詢知爲吾土所生皆將欣欣然相友相望相扶持不啻戚黨姻婭者然是何也鄉遠則情切人不習而土相親也而聯是誼者必有其地謀是地者尤必賴有其人漢陽之北有鎮焉蓋天下一大都會也枕大江面襄水綿延三十餘里富商大賈不下數十萬戶其各立宮室爲聯屬桑梓地者舊矣而惟閩粵極其麗秦晉極其雄我東邦貿易者寡歷

國朝百餘年於此事猶有待焉甚矣肇始之難其人也乾隆丙

午春余隨父任西粵過漢上流連十餘日吾鄉名人遺迹所在咸往觀焉而並不知有會聚之地之所存越十年乙卯捧檄來楚公餘訪鄉人遍敘鄉誼率皆分寓於旅館行店靡有定處則其地又無由至焉明年春鄉人有團拜之舉問其地曰齊魯公所余乃始詣其地而觀之門二重庭堂一重旁有斗室僅容十數人衆鄉人有擴充之議維時公務匆遽未克備聞其詳迄今七年餘矣夏五月高翁殿卿庀材鳩工補其缺填其坎整飾其斜與污既新其宇又增購某氏隙地爲鄉人公會憩息於是歷叙其爲公所者詳以告余曰公所之意起於甲申公所之名額

於丙午始之百餘金累而至於數千有奇而後創其基其先則徐氏之故址也惟某翁某克慎厥始惟某翁某克和厥中今國勲無襄事之能承前輩之志與諸君子之資助而不能辭其責也爰強勉以從事此公所之大畧也余以爲前日之功不可沒今日之功亦不可湮諸君子才能足以相濟而後先勤厥事者又悉協於其職規模取其鞏固不爲鋪張揚厲有吾鄉淳樸風由銖累寸積歷久不渝而卒克有成誠有合於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之道他日繼美增高永世勿替爲吾鄉生色爲他鄉望胥當年某翁某翁與吾子數人之志有以感發興起先後濟美

是皆○可○嘉○也○此舉成於丙午余亦丙午過是都竟未之或知迨今十七八年重修之而序反屬余世故遭逢亦未免有今昔之感也夫

氣習頗近歐會

愚弟周蓮讀

情文相生古人妙處盡得

蘇兆登讀

思茅建書院記

思茅爲越裳氏地古有入貢置南鍼於車以旋里者因名其地曰車里處滇極南中原文教未之通也後漢蜀相武侯遣將畧其地而未收其地宋時命將畧其地而未收其民我

朝文德覃敷無遠弗屆四夷來附爭先恐後車里九龍江十三土司遂爲藩籬先是置軍民同知駐優樂領之人民稀少漢夷錯處大率武畧多而文事少雍正七年鄂文端公節制滇黔威德兼施裁優樂而置普郡郡南一百二十里置思茅一廳以優樂之所屬屬焉備武修文夷民安堵商賈雲集席爲世居農耕

士讀風俗稱善自是而後百餘年膠庠林立貢士孝廉接踵起焉然皆附於郡學惜漸摩之無其地也歷任覓置書舍一區爲培養之地去城南五里膏火無資寒士苦之幾於弛廢甲戌春仲下車閱而傷之有移建之思邊務未甯有待也秋九月爲紳士陳司訓大章言之司訓歸告其叔武庠名世和者其叔毅然自任以爲吾鄉文明當自此開機不可失倡爲捐資集腋之舉謀諸封孝廉奏凱趙生長相錢生如川欲購城外東南隅倚邦土官公寓改而修之而土官曹氏世德聞之喜捐助其地而不受其值由是陳生等飭工度材立大門三楹講堂三楹堂前東

舍一區書室南北六間西舍一區書室南北八間又以黌宮未立無以行春秋之禮也堂後立正殿三楹設

至聖先師位附以四配爲春秋報本演禮之所殿旁置東西廂各三間爲山長所託處小春月日興工越明年乙亥月日工竣而書院成是役也地基籍於土官曹氏而謀成之功則陳生爲最而封孝廉與趙生錢生佐之者也雖然此大畧也文明旣啟禮樂將興月異日新人才輩出將必有藉是而振起者講學校設祀典美於前者彰於後方興未艾予親老家遠將爲歸計有志惜未逮也爰書此以俟後之君子嘉慶二十年乙亥月日借

調他郎通判署思茅同知事渤海李文桂記

地室遺文
三
調他郎通判署思茅同知事渤海李文桂記
十平
...

獨閒齋記代

余勞勞四十餘年矣性不敏不能潛志詩書然林泉幽閒之趣嗜之頗篤有所遇輒流連不能自釋惜家計牽縈安得如其願哉嘉慶辛酉家居年餘舍旁書室數間舊額獨閒二字既新之思其義若有會焉閒之為言安其身也而閒以獨名則亦存乎其人之自領耳夫天壤無閒境斯世無閒人心役乎物何地非城市囂塵不然舉世匆匆而我否終身匆匆而偶否此其境亦多矣陶淵明所以有心遠地偏之句也余適無事而又有此室所玩惟琴書圖畫所養惟花草蟲魚酬應不繁則神閒希冀不

生○則○心○閒○聲○色○貨○利○不○見○不○聞○則○耳○目○閒○而○夢○寐○亦○閒○是○於○寰
宇○中○摘○此○一○席○之○地○於○百○年○中○又○摘○此○須○臾○之○時○入○吾○室○不○必
盡○知○其○閒○居○吾○室○不○必○盡○同○其○閒○而○吾○胸○次○閒○獨○具○一○悠○然○自
適○之○致○斯○真○獨○閒○也○閒○則○逸○心○逸○日○休○惟○作○德○者○能○之○古○人○所
以○重○安○命○之○學○也○余○用○是○自○勉○焉○故○記

修竹軒記

代

楚江漢書院講堂之西有書室兩楹南窗外萊竹青青極幽致
戊亥年予嘗居焉每盛夏觀書其側熏風拂拂清氣宜人若不
知為五六月者修竹不受暑是之謂與今家居爰構小軒而栽
竹做之既喜竹之妙於絕塵且羨竹之善於裕德蓋竹有可欽
者五其心虛虛能受善其性直直能去私其節堅堅能耐寒其
色貞貞四時而易而又以松梅蘭三者為友不屑伍於凡卉
眾木嘻人生行此五者足矣竹乎竹乎其吾之師乎雖然慮其
久而忽也取其意而額吾軒庶幾觸目而常存焉故記

言及不以爲迂而以爲所見有合且曰吾有斗室其卽以存吾
爲我額之庶幾觸於目動於中也遂跋

遷義塚記

人生莫不欲富富不富天也不可強也且爲富不仁鬼神忌焉
與世何取雖然此人貧富耳富益於人者大矣人資於富者深
矣嘗見仁人君子遇親友冠婚喪葬之不能舉者奮臂思助而
遷延終止或好善樂施慕爲義舉而遲滯數年數十年不能遂
志予每爲太息於徒善之不足爲政也而漢鎮遷葬義塚一事
殊足風焉憶嘉慶壬戌年余方隨任武昌九月望因事渡江聞
街巷鼓樂喧嘩聲問何故人曰遷葬義塚也立路側視之幢幡
如殯者儀以木架坊額上書同歸樂土四字其後大棺若干數

小棺若干數又磁壘一百數十衆商賈從行渡江南去進詢原
委人曰江西富商爲之也富商陳氏不知名字商販於漢還里
過漢口街外之八角亭亭後有義地舊矣地狹而葬者衆不能
容歷多重復且有淹沒之患以致多所暴露富商目擊而悲之
時尙無子祝曰上天佑予生子當遷而悉葬之次年果舉一子
由是富商擇購遠水之區於漢陽西門外按原塚表記三册一
存於官署一存八角亭寺一存管理義塚寺無棺者斂以棺有
棺將腐者加以大棺不可以棺者檢其骨而殮於磁壘舉義塚
而悉爲遷葬誌名今其期也予聞而歎曰富商其人傑也哉安

得富商而盡如是哉文王澤及枯骨不是過也雖祝祠有爲爲
之而是心可嘉是事不可沒也其于義塚如其於鄉黨鄰里
冠昏喪葬之不能舉者更當何如使其得志於朝舉此心而施
之於民何如使天下商賈盡推此心慕而效之其裨於人心風
俗又何如癸未差次舟中與姪端照言之因追記以告天下富
而好禮之士卽以愧天下爲富不仁者

今使自負曰吾學孔子三尺童子笑其狂矣又使責人曰爾學孔子愚夫愚婦斥為迂矣雖然執是說也是孔子自為孔子不同於人人自為人不同於孔子也則天地何賴乎有孔子斯人亦何為而尊孔子哉孔子亦人耳所求乎子以事父人所同也所求乎臣以事君人所同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皆人所同也孔子之為孔子不外乎倫常天下日遊倫常之中而目學孔子者為狂為迂是必先自外于倫常而後可夫外於倫常尚可以為人乎子曰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為道遠人

學孔子說

今使自負曰吾學孔子三尺童子笑其狂矣又使責人曰爾學孔子愚夫愚婦斥為迂矣雖然執是說也是孔子自為孔子不同於人人自為人不同於孔子也則天地何賴乎有孔子斯人亦何為而尊孔子哉孔子亦人耳所求乎子以事父人所同也所求乎臣以事君人所同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皆人所同也孔子之為孔子不外乎倫常天下日遊倫常之中而目學孔子者為狂為迂是必先自外于倫常而後可夫外於倫常尚可以為人乎子曰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為道遠人

亦不可爲人故曰君子以人治人學孔子學爲人耳孔子所行
五倫也所用五官也行五倫而能造乎至極無加之分所謂聖
人人倫之至也用五官而適合乎無過不及之節所謂從心所
欲不踰矩也且夫聖而不可知者化裁之神而實有可循者躬
履之迹卽聖道而極其大則彌天際地卽聖道而極其遠則必
世百年而不知小之在動靜言語之儀近之在日用行習之地
蓋尊聖者從其已成而學聖則從其托始泰山萬仞成於土壤
渤海無邊積於細流所謂察乎天地者造端乎夫婦也行遠自
邇登高自卑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其功固自格致始也知之明

然後處之當由一事之知明處當積而至於事事能然也卽孔
子四十不惑之實功矣故聖人者泛應曲當者也賢人君子則
有當有不當也庸衆亦非無一當也彼鄉民一念忠孝幾有質
諸賢聖而無慚者而當與不當並不自知斯終身于夢夢已耳
試平心自思由一念偶然之明充而至於念念皆明其於學孔
子豈不庶幾鄉民且然讀書人可知矣且不思不勉孔子亦不
以望天下也誠之者不曰從容中道而曰擇善固執明示天下
從入之門矣子思得其意而示曰致曲致曲人人可學孟子得
其意而示曰擴充擴充人人可學也然而茫茫世界從未聞自

地室遺文
負學孔子者從未聞責人學孔子者無他道在邇而求遠事在
易而求難也彼隱怪之說不必學也釋氏老氏雖可自立而其
道有時終窮偏至之詣不可學也伯夷伊尹柳下惠性各有近
不可相強絕世之技不能學也師曠之聰離婁之明彼實天授
並非人力若孔子者天縱之姿盡人之宜不爲立異不爲苟同
上智不出範圍愚魯亦可企及自天子以至庶人盡人能學而
不容不學日日爲人即日在學之中所以有孔子而天地始
知有人無孔子而天地直如無人學孔子而斯人始可爲人不
學孔子而斯人直非人矣故曰萬世宗師然而身體力行爲學

循章摘句者非學也力行而濟之以文有德必有言若夫辭章
之士披拾羣言而應事接物執固鮮通尙得謂學孔子哉夫震
乎高遠之名旣畏難而自阻而身列儒林又皆循其末而不探
其本無惑乎讀書遍天下而聖人之徒不可得而見也爲學孔
子說

燒鑪說

人心本無物有物入其中物為主而心即爲之役友人_有燒銅鑪者愛如異寶磨礪拂拭悉用淨布不令著手日三次夜無或間道路必以俱嘗自詡曰吾鍊此十餘年矣已而出銅鑪視之其質凝然其光燦然澤可以鑑果純粹而無疵也嘻物之經磨礪拂拭者固如是也夫然予羨其致力之專而惜其所鍊之徒勞而無益也我生宜鍊者大矣晝夜罔間頃刻不離十餘年磨礪拂拭所以凝其質而燦其光者當何如耶不此之務而區區試於銅鑪將毋銅鑪入其中而爲之主營營焉而不自覺乎不

詩書家女也有文一篇集經語成幅文秀可知文何事則父許
字於人而堅不適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決意背之或疑其悖
而文之委曲哀訴則以禮自閑傷非其偶哀鳴而自經也其偶
爲誰傳以爲有勢皂子也嗚乎文秀之女而屑配皂隸之子乎
女子生而願有家彼獨何心其父不仁女子如之何哉無惑乎
躊躇再四甯忍其氣母屈其身甘心埋沒於山崖墟莽間也是
貞女也亦烈女也是兩間清剛之氣所鍾而生也鄉里有是人
鄉里之金玉也
朝廷聞是人

朝廷之麟鳳也以禮自閑而終如是將埋沒已乎未也文後李
司馬敬明府汪解元詞詩贊歎情不能已今予又知之人之欲
善誰不如我有光必耀有氣必伸贊記獨此數人也哉其人沒
其氣存也予讀其文敬其人爰追記而告於世焉

己之身卽代夫之身生養死葬仰事俯畜夫之事皆已事矣知夫事爲已事且知已事之難於夫事仰知父母之必思子也時時有以慰之且慮父母哀已之情苦事事有以解之故猶是冬溫夏清而心更勞焉猶是昏定晨省而意更密焉一切飲食起居委曲承順務使終其身與夫在無異此其視無形而聽無聲居心良苦真較夫在倍至而倍難矣曾子云先意承志是之謂乎然而茫茫今古堂堂丈夫求一無愧斯語者殊不易購也何況閨閫中哉以余所聞李母車孺人殊卓越恒常也孺人歸蘭約李君年甫十七後生二子一四歲一數月未滿十年孺人

二十三歲而李君遽亡李君固承繼于某君者李君亡弟遊未歸承繼之父歿而母固存也本生之父母猶俱存也孺人蓋翁一堂而姑兩堂也斯時也兩堂之蒼顏白髮悉依孺人呱呱而泣之童兒全賴孺人矣使孺人但傷夫亡不遑他恤而親執養之孤孰撫之當時族人以夫旣出嗣夫之本生父性揮霍家計凋零析爨爲善使孺人卒從其議夫之本生父母伊誰養之而孺人竭力摒擋乃勉勉兼顧于安上全下善始而善終也其殆終其身與夫在無異者與其殆以夫事爲已事以己身代夫身而身當其難者與則真不忘其夫不忍死其夫也以視名至而

地室遺文
實未至者大相逕庭世所稱例應旌揚以風世者非斯人也耶
然而孺人海陽族人紹聞之曾祖母也歿已六十餘年鄉黨鄰
里嘖嘖于今而旌揚之典力未及焉則亦實至而名未至也道
光九年己丑紹聞假館來津每爲予言且請爲傳慮家貧力薄
事之終湮而不彰也予曰未稱于國先稱于家未榮于朝先榮
于鄉是亦揚善之一端也真節真孝俗之淳鄉之望也如是不
傳烏乎傳

京山縣新修龍神廟碑

家君命作

且五德皆生民所利賴而非水火不生活則切於民者莫水火
若也顧火德有專祠神曰炎帝而水德無專屬每屬於龍神誠
以水德之施莫盛於霖雨變化風雨上下於天龍實爲之龍神
卽水神爲靈昭昭也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穀者食所自
出而百穀用成由於雨暘時若龍神一方之福曜也先王制祭
祀之禮有功德於民者祀之澤被羣生其功德豈淺鮮哉故龍
見而雩載在祀典邦國都邑莫不有祠凡以神所憑依在人非
祠無以妥其靈而迓其庥耳京邑舊有龍神祠久毀於水其像



借棲於多寶寺之偏廡明神而借祀浮屠之宮豈禮也哉余不
德不能使災沴潛消履任三年亢旱者屢未必不由於此而竭
誠祈禱輒邀甘澍神施於人尤如此其厚神厚於人人可薄乎
謀諸都人士購地數弓建祠三楹於

萬壽宮之側是役也不事鋪張隨力所及爲之取其潔而已矣
雖然假於廟則精神一萃人之精神萃神之精神亦萃四境內
水德之精氣運行亦無不萃由是風雨調年穀豐無復旱乾水
溢神之靈也民之福也亦庶幾守斯土者仰承
聖天子建官命吏事神安民之至意也某月日工告竣書

追祀邑侯程公文

蓋聞有功德於民者祀之禦大災捍大患者祀之禮也利津城
外東南隅有石壩一區環抱城垣爲東南保障每夏秋河水盛
漲奔流湍激壩爲保障鮮及於城卽嘉慶八年黃水突至浩蕩
靡涯數百年之所無浸沒半載壩無恙而城保如故本年小春
後黃水又至其勢倍於八年壩無恙而城亦如故城者民之衛
城如故民之福也壩者城之護壩無恙城之藩也而壩之有基
勿壞屹然砥柱東流者豈壩自爲之乎此壩築于乾隆三十六
年當時不知幾經籌畫幾費辛勤始得成功迄今易數十春秋

城中外大小烟戶星羅碁布五十年來安居樂業遇災無災世
世蒙誰之麻乎飲水思源益不能不慨然於賢侯之貽謀遠而
流澤長也賢侯姓程諱士範陝西渭南縣進士今已謝世而民
不能忘公議遵典禮敬立神位永祀于城隍廟正殿內之東楹
以答深仁亦庶幾仰祈賢侯在天之靈永庇斯土斯民於無窮
也

祭告城隍埽除瘟疫文

路南州知州李文桂謹祭告於本州城隍之神曰竊維陰陽異
致而幽明一理凡四境之內一夫一婦皆吾赤子移易風俗節
宣氣數司牧與神明均有責焉方今宜良縣瘟疫大盛百姓不
寧路南西北鄉古城一帶地方與該縣毗連亦有傳染且有死
亡之患心實惻之夫天道福善禍淫如吾境有不孝不弟不仁
不義奸邪不法之徒自當明正其罪然亦只應罪坐一人所謂
罪人不孥也豈有連及一家一村之理且此等造孽之人有可
以委曲求全者又將宛轉教誨冀其改悔以保全生命今古城

地室通文
一帶染患此災家移戶遷老幼不免男女不遺卽偶有示罰之處何遽至此亟况吾路南百姓儉樸誠實風俗頗善卽有過亦必無大過如宜示罰是司牧政教之不善也宜加諸司牧之身不應害吾百姓乃災疾浸染如此揆諸上帝好生之德斷不宜然想係偏至癘氣不正邪氛所致風俗不消責諸司牧而氣數不齊咎在神明今率州屬同僚紳耆士庶祈禱於聰明正直之神如係上天示譴司牧之百姓卽城隍神明之百姓祈卽爲百姓請命於天如係癘氣邪氛光天化日豈容有此祈卽大施神威速爲

掃除以顯靈應無方之德以盡福佑生民之任庶可以上答昊天倚畀下受衆生仰庇謹此祭告來格來饗

天啓元年... 皇清勅授儒林郎湖北京山縣知縣

誥封奉直大夫雲南路南州知州蓮峯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不孝文桂從茲不得事府君矣府君身體素弱然精神充足服官二十餘年辦理文案雖寒暑不倦觀相者以為耄耋之徵不孝私心竊計得以長奉晨昏遽料致仕三年事簡身閑反得風感一病不起遂棄不孝而長逝也嗚呼痛哉府君立心制行居家居官修於身而施於政者事事為人矜式不及此述之將無由傳示後世且無以備當代大人先生之採擇不孝獲罪曷極謹就見聞所及泣血瀉毫聊陳萬一焉府君李姓諱

皇清勅授儒林郎湖北京山縣知縣

誥封奉直大夫雲南路南州知州蓮峯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不孝文桂從茲不得事府君矣府君身體素弱然精神充足服官二十餘年辦理文案雖寒暑不倦觀相者以為耄耋之徵不孝私心竊計得以長奉晨昏遽料致仕三年事簡身閑反得風感一病不起遂棄不孝而長逝也嗚呼痛哉府君立心制行居家居官修於身而施於政者事事為人矜式不及此述之將無由傳示後世且無以備當代大人先生之採擇不孝獲罪曷極謹就見聞所及泣血瀉毫聊陳萬一焉府君李姓諱

華字西山號蓮峯行四先世前明自直隸棗強遷居山東之利
津始祖諱寧以儒行忠厚傳家二世祖諱寶庠生三世祖諱讓
廩生四世祖諱登仙鴻臚寺序班精理數學世稱為李神仙事
載省志郡邑乘及虞初新志五世祖康熙辛卯拔貢任陝西涼
州衛通判諱振聲六世祖太學生候選州同諱廣生是為府君
曾祖府君祖諱愉

授文林郎

例授奉政大夫歲貢歷任四川江油縣知縣茂州直隸州知州
府君父諱嘉猷

授文林郎

晉封奉直大夫優行增貢歷任廣西按察司經歷柳州府通判
生府君兄弟三人府君居長祖母李太宜人出胞叔次諱曉三
諱桂府君年五歲李太宜人辭世雖在孩提悲哀如成人越後
事繼祖母吳太宜人甫六歲早晚承旨能得歡心人皆稱異又
事再繼祖母王太宜人三繼祖母吳太宜人四繼祖母吳太宜
人五繼祖母杜太宜人六繼祖母張太宜人以逮現存七繼祖
母陳太宜人其間各太宜人性情寬嚴不一而無不愛如己出
由是族黨鄰里皆嘖嘖稱善焉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先王父以

坦室遺文
疾終於粵署先王父仕粵歷三任廉介自矢有李青天之號既
終貧無以殮適孫寄圃先生觀察桂平梧鬱念鄉誼倡義捐助
兩胞叔始得奉陳太宜人扶柩起行府君在京聞訃即日奔赴
迎於半途兩次慟絕復甦乃拭淚歎曰終未目殮歸不扶視吾
罪大矣繼母在堂二弟尙幼皆吾職任也是時家計中落已二
十餘年內外嗷嗷待哺府君竭力籌畫越七月遷塋於城北之
聶家廟東北而葬焉兩叔尙未成立延師訓讀起復值科試諱
曉叔入泮又二年之任楚北繼祖母陳太宜人以路遠辛苦又
兩姑皆幼未字不願往遂以諱曉叔從留諱桂叔家居事陳太

宜人爲兩姑擇配皆許字名門一適濱州邑廩生杜公諱圻現
任順天學政詹事府詹事諱塢公胞弟也一適淄川備補陽信
訓導癸酉拔貢高公諱丙謀先是兩長姑一適濱州武庠杜公
諱根次適濱州武解元進士前任貴州古州鎮督都府張公諱
永旂與四姑母俱歲時往來問訊無間爲現在安徽候補主簿
諱曉叔續絃兩次爲諱桂叔完姻援例入太學又爲堂弟文彪
文綬均聘娶名門文綬隨京山任讀書府君致仕歸仍延師課
讀遂偕不孝子啟賢同入泮家居三年以諱曉叔出仕不得常
見爲憾諱桂叔每日必見有異味必招與嘗兩叔性偏於酒從

無面責每過飲俟醒而婉勸之令自悟兩叔亦怡怡聽命鄉人羨友于之風焉府君行誼之見於家庭大畧如此若夫應事接物不妄言妄動不輕喜輕怒而事故紛乘條理秩如與人無親比善者與之交好數年淡如也及有緩急則竭力扶助必有濟而後已不善者遠之不面折直斥悉令自思與人罕有牴牾人多愧服由是鄉里有過失每相戒曰幸勿令某公知又或歎曰惜未受某公訓見重於鄉人如此家居三年除有大公事外從不履公門邑侯曹明府數造門諮地方利弊多以外宦年久不知答之由是邑侯敬愈切一月有至數四者嘗謂其太翁觀察

公令來請示官箴以先輩尊稱府君謝不敢當終不及公事一言觀察公每贊曰利津第一人也見重於邑侯如此至於文學經濟又有可歷數者七歲入塾讀書異衆十五六有文名以內艱阻試十八歲應府試冠軍入泮旋又阻於內艱及得間一試乃得以第一人食餼督學李文園先生亟稱焉丁酉選拔之期學使錢坤一先生歲試取列前茅稱其文品書法俱往刮目相待未及科試又丁內艱起復後由廩貢肄業太學已亥應順天鄉試卷分熊公諱枚房呈堂已中式矣適北皿多申一卷而熊公房錄取溢額乃抽出之府君由是淡於科名遂留京爲考館

進取之計乾隆五十年乙巳冬考館傳補三十人府君與焉先
王父適於是年八月授任廣西府君曰親老遠行兩弟皆幼吾
不往心不安也長安諸好胥勸留以爲時不復來機不可失府
君曰功名命也得則終得勿留心疚遂行抵粵一年諸事相安
而宦冷口衆養不能贍回京又無資平陰朱涓占先生定陶張
陶山先生諸城王揖山先生都門契友也時俱仕粵乃集腋以
助廉使姚佃芝先生亦厚贈焉蓋抵粵後爲廉使所賞識也旋
里後赴都仍補史館二年得議叙以布政司經歷選用又阻外
艱三年起復仍補史館又二年再得議叙選授湖北布政司經

歷時乾隆六十年乙卯府君年四旬有九矣冬抵楚接任閩中
祖舫齋先生爲楚方伯本司長官也詢知在京假館於大宗伯
德定圃先生家年久日定圃先生端人也取友必端益覺器重
事無鉅細必咨之越明年丙辰是爲嘉慶元年春教匪滋亂蔓
延於湖河川陝北楚被擾者四十餘州縣督撫司道帶兵四出
軍書旁午日積如山各憲會議立局爲軍書會萃之區以主其
收發支應而甚難其人方伯曰鍊達老成本司參軍其人也遂
委焉府君以任重力辭方伯曰吾事繁日涉焉不及也首府縣
他務雜焉靜而專無如君者嗣後事之行否以君之有無花押

地室遺文
至
爲憑毋辭代吾也府君感其誼任事之後竭盡心思朝夕不遑
案頭文卷積尺許者日有三四每件須批須算夕進朝發率以
爲常盛暑苦寒無間如是者五年局撤大府歷敘勤勞駕名於
未入省局之某令奏補以直隸州焉府君見摺稿歎曰此吾命
也弗與爭較當立局之初人皆視爲利藪求進者官吏紛紛府
君進於方伯曰兵餉銀兩存庫不必移局方伯問故曰利之所
在多經一手多滋一弊庫發於局而局發於外是兩經手也局
甚近解至局給文而交於庫領至局給文而發於庫省事且免
一經手方伯曰善遂不移局行至五六年計省銀二十餘萬兩

彼經手者或至虧空敗家通省議者乃胥恍然於府君識見之
明而守之介矣當祖方伯之見信也嘗語諸府曰參軍吾歷年
知已不可以堂屬論倚重日隆聲名日鉅極自謙抑總難免忌
者之口辦事兩年祖方伯以奉

召入京接任爲孫寄圃先生倚重如前且以卓異入薦忌者異
之解曰同鄉也及孫方伯去同方伯來視從前之倚重更有加
焉以至台方伯章方伯接踵更代前後十年相待如一忌者乃
胥歎爲不可及矣同方伯之來也踰月面示曰以君之爲人爲
官尙有以浮言忌者甚哉宦情之險也踰年冬十月制軍駐兵

房陵忽一日羽書再至徵調語甚厲方伯曰弗去爲佳對曰弗去滋疑刻日啟行抵房張星槎先生時爲觀察迎而示曰大府怒甚其慎之府君進問數事皆屬吏所不應言者登答秩如制軍喜曰君如此人也命坐乃將元年軍興以來省中各事逐細問逐細答條分縷晰制軍大悅曰吾帶兵數年去省遠自省來各官未有如是之詳且明者無惑乎方伯之依賴也今來幸釋吾疑不然幾爲讒言所誤如此之官何以不陞對曰題陞例應知州州縣任重恐致蚊負非上憲不加恩也曰既來少俟吾爲籌之次日傳見三日又傳見言甚久命辦鄖陽提標營制未竟

方伯連文調回制軍以藩署首領不由已用籌陞之說遂止先是方伯嘗擬題隨州又兩年中丞將題歸州俱辭焉中丞全公嘗語人曰藩署李參軍荆門張刺史楚北出色老手此二官慎勿令其他適台方伯之去也爲出口之行歎曰悔未矧參軍之言蓋先是有銀店舞弊之案勸其辦而未辦此行卽此案議也章桐門先生來爲方伯年餘適安陸府京山縣乏人方伯屬意府君先是京山十餘年歷官五六無一完善終事者府君又辭方伯曰此難邑也非老成不辦他人不可信吾在楚有疑可面商也毋辭不而受命是爲丙寅八月抵任擇其太不便於

民者數事裁之餘悉仍舊不爲矜奇立異不沽名不更張不爲急遽於地方應行事無巨細必以實心於讀書人有如禮而於培養書院爲尤切於街道整理嚴肅而於匪徒不事搜求訪其名以俟之犯無輕縱如有元惡大慝地方公惡則必設法除其害而絕其根如辦飛天蜈蚣及張癡包之案是也於戶婚詞訟終日判斷不倦從無留獄結案悉以好言勸之令無復然於命盜大案慎之又慎務求其情真罪當絲毫不肯出入亦不容挪移雖大憲意見不符甯犯憲怒而不恤如辦江洋大盜甯戶聶善悅拒傷官兵張國珍張得兒檢李張氏因姦毒死本夫等案

之類是也又如鄒聶氏同聶朱氏結交姦夫艾代傳謀死本夫鄒理萬一案招解抵省廉訪袁公惜其一命三抵欲輕之駁回覆審無異重解重駁令武昌漢陽兩太守嚴訊並令前來婉商改供府君不從廉訪怒傳赴當堂面質該犯婦矢口不移廉訪語塞遂密遣人赴縣訪查本官過失無得乃語人曰山東人過直難與爭暗易其卷釋鄒聶氏回家數日暴死人心歎服京山東北爲山鄉西南爲湖鄉湖鄉上接鍾祥下注潛江綿長九十餘里均有隄工爲保障然冬春修之而夏秋盛漲仍不免淹沒府君細察其故則水大不知搶護之誤乃用河工搶險法行之

數年冲潰無虞十四年七月大水沿江上下州縣均被淹沒而京山無恙制軍查災過京問何以能此以搶險法呈制軍喜將摺傳示各有隄州縣行之士民樂焉又京山上流鍾祥地方名新壩者隄工常被冲沒居民苦之請於該縣開河下注京山永澧河而達沔陽湖新壩下流數州縣害無窮矣府君函止鍾祥而稟批已准乃一面函知各州縣親帶紳士百姓繪呈下流受害情形呈於制軍鍾邑力爭不得而止焉由是鄰封村民言與本境村民曰爾京山人家得好官我縣不能也京山好訟每月告期六次每期訟紙二百有奇逐日鳴冤者不絕抵任年餘百

餘紙矣無鳴冤者矣又兩年僅二十餘紙矣九年間兩次離任一爲赴蘇買銅往還八月一爲署漢同知往返一年啟行之日百姓遮道攀轅恐不復至示以差竣必返乃已漢同知卸任府君年六旬有六出文請退京山紳士知之寄稟請回語曰百姓望君如望歲大儒憂道不憂貧適京山接手官有辦理不善之案爲各憲所難兩府及方伯交相勸留以爲回任事安再退何如於是又回任一年事已以告養歸啟行之日紳士耆老聚而言曰公此去不可留不復來矣率湖鄉山鄉百姓懸額於公堂一曰溺由已溺一曰好惡同民城門外跪送者延至八里之遙

有執衣落淚而不能言者府君亦垂淚而別不孝在滇承委京
差銅舟抵漢京山士民有來者仍感念不忘舟次山東之濟寧
得信府君六月患足輒之疾少遲又得信月餘痊愈惟行動未
能復元不孝急趕入都交差畢除夕回家府君大喜精神日增
眠食言笑漸次如舊一日執不孝手而示曰汝爲人吾已可信
汝繼祖母在代吾事之兩叔善承之兩子善教之餘無掛心事
矣不孝以他言慰解少時仍談笑如恒越十日痰氣一發竟不
言而逝嗚呼痛哉府君性儉約仁慈自奉潔而甚薄食不多品
非公事不殺生衣澣濯衣子孫非公事無敢衣帛者嗜讀書詩

文俱有心得文法六一先生詩喜王孟書法尤精小楷罕與匹
者嘗執筆示曰骨欲堅體欲圓力欲足神欲藏幅如行行如字
斯得之矣中年多喜行書曹地山先生見而愛之曰筆筆中鋒
難得也嘗自書數幅託人換書居京年久求書者日積於門書
法幾遍天下然府君以未得科第爲憾於文墨不多收拾有卽
爲他人索去故臨終篋存無多

勅授儒林郎以不孝任雲南路南知州

晉封奉直大夫府君生於乾隆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巳時終
於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卯時享壽七十二歲配李太

宜人歲貢候選訓導諱五琇公孫女邑庠生諱時公女

封孺人

晉封宜人子一卽不孝文桂廩貢由順天丁卯膺錄

國史館議敘任雲南路南州知州借調他郎廳通判署思茅廳同知娶張氏雍正己酉庚戌聯捷進士歷任直隸宣化府知府諱志奇公孫女恩貢候選教諭諱敕公女又娶李氏霑邑庠生諱懋賡公孫女廩生諱燭公女孫二長啟賢郡庠生娶趙氏乙酉舉人任四川新寧縣知縣敘永廳同知諱華公孫女附貢河南睢州州判諱志甲公女次佐賢業儒尙未聘孫女二長適太

學生兩浙鹽運司經歷紀諱肅瑩公孫邑庠生諱淇公男庠生名雲階次未字不孝苦塊餘生昏迷無措謹揮淚濡毫畧述梗概伏乞大人君子錫之銘誅永光泉壤不孝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詹事府詹事順天學政愚表弟杜墀填諱

不可祭者不宜祭也。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且可祭也不可
瀆也。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蓋鬼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聰明正
直之人不可干以私，曾謂鬼神不如人乎？臣之於君也，民之於
官也，僚屬之於上也，不能日日見也，不能時時談也，日而見焉
時而談焉，尊之適卑之矣。鬼神何獨不然？朝祈而夕禱，有是禮
與，且無論鬼神不我格也，卽或可格，彼亦欲格此，亦欲格頃刻
間鬼神亦安所得千百萬身遍天下家至戶饗之與？夫子示季
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幽明無二理也。且人之瀆於鬼神，大
都求福之一念耳。殊不知鬼神庇佑生民，所司者福善禍淫之

常理求而降福，未之有也，亦未之能也。使求而降福，奸邪淫亂
之徒何嘗不求守正不阿之士，何嘗肯求吾不知鬼神顛倒而
降之福耶？抑混同而降之福耶？顛倒而降之，不公混同而降之，
不明不公不明，豈復得爲聰明正直是知瀆鬼神卑視鬼神也。
誣鬼神也。恃鬼神之降福以爲吾可以無所不爲而終於惡積
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誣鬼神而實自誣也。則大惑之道
也。夫欲求福莫如從善，欲遠禍莫如去惡。吾一身大小事，胥無
疚心之處，馴而至於一家皆然，則吾氣順一家之氣皆順。凡天
地萬物之氣之與吾通者，無不順順氣凝而吉祥生焉，和氣致

祥此之謂也積善之家有餘慶也吾一身大小事胥無慊心之處馴而至於合家皆然則吾氣不順一家之氣皆不順凡天地萬物之氣之交於吾者無非不順不順之氣結而乖戾形焉戾氣致殃此之謂也積不善之家有餘殃也若此者不特世所謂鬼神者不能爲主卽彼蒼蒼者天亦不得爲之主也吾氣順天不得而逆之吾氣逆天不得而順之其禍其福皆一身自爲之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君子是以有立命之學也庸夫俗子不達其故不知神道設教係覺世牖民不得已之苦心且自世有佛老妄以佛爲鬼神以持齋誦經爲敬鬼神並不知鬼神

之實無惑乎終身迷於其中而不知改也曰巫祝之家以爲有所見者有耶否耶予曰巫祝之假以惑人者不過造爲妄誕之詞令人無從質證以遂其營利之私愈怪愈能動人則不憚極情盡致其實非實有所見卽或有之亦以其邪念所招故邪氣因以爲祟幾見正人君子遇神遇鬼如彼之所爲者乎且彼亦從不告於正人君子固知告焉必不信也人有君子小人鬼神亦然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卽厭然消沮閉藏故狐媚之子不入端方之門遇於道且避之不敢見也邪氣於正神何以異是邪氣於正人何以異是且彼所見大率假名於奇

形怪狀不在祀典之屬從不敢託於天地神祇物以類聚也邪
氣之乘乎巫祝職此故也小人不致犯正神邪鬼亦不敢犯君
子也人道邇神道遠吾不能明鬼神吾以人道知之

根據聖言中正而警策不必作無鬼論自足破庸夫之惑蘇

讀

幽明一貫邪正殊塗儒者具此見地正已不求乃能絕怨尤

之根金田侍者

屋漏之鬼神無一時不在人左右所謂神在天下如水在地

中若禋享之鬼神則必忠孝慈祥惻怛肫摯乃可以感正神

若貪覬歎惡而諂諛欺罔正既不格邪斯應之求福返禍乃
理之常耳正神則以躬行格之邪神則以不諂瀆杜之平易
通達可謂洞於幽明之故弟柱敬識

蘇軾西歸時飲幽州之效
駐之常耳五輒與之銀符
皆食豐難忍而富始其
五鴉不替其德烈之末
蘇軾賦

題陳君鏡非小照

陳君名瑗字鏡非家維揚祖籍河東唐柳州先生裔也前明有
為諫官者以劾閹黨致禍逃居浙東之嘉興更今姓後遷金陵
又遷維揚遂家焉越茲十餘世矣人莫知者君五句有二缺嗣
有二女皆聰慧識文理用繪閒看兒童捉柳花圖以示意焉君
是圖名人咏者衆矣皆取景於柳媚花明以君寄意於兒童捉
柳花之句也而君意未愜甲子春正二日出以示予予亦未能
窺知君意由是君憮然久之曰噫難為外人道也然不見柳之
隨地植其根乎其生也易其蔓延亦大繁矣且不見桃李芬芳

使○天○下○老○少○男○女○服○藥○者○胥○免○於○誤○卽○以○隱○動○天○下○爲○子○者○謹○
奉○甘○旨○之○心○此○君○數○十○年○施○於○天○下○其○德○無○量○而○教○亦○行○乎○其○
中○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受○斯○圖○三○薰○而○敬○閱○之○
尺○幅○具○有○千○頃○之○勢○愚弟周蓮識

夫波亦何常之有一灣清渠漣漪宛轉有波紋焉及乎江湖浩
蕩茫然無極四與天際曾不知其幾千里也湖平岸澗浪靜風
恬春水漲而漣漪激濺秋月印而空明澄鮮泉噴石激潺潺有
聲致足樂也若夫風吹怒號巨浪涵天蛟龍起伏雷雨吼吸壯
哉險哉一時開闔變幻有不能測其所至者然則波之爲大爲
小爲常爲變可喜可愛可驚可懼終古如斯而亦頃刻萬變者
也然而波不自知也惟人所遇也人不能自必也時地所值也
而吾竊惜夫可喜可愛可驚可懼小大常變之情態層出而消

題玩波圖

夫波亦何常之有一灣清渠漣漪宛轉有波紋焉及乎江湖浩
蕩茫然無極四與天際曾不知其幾千里也湖平岸澗浪靜風
恬春水漲而漣漪激濺秋月印而空明澄鮮泉噴石激潺潺有
聲致足樂也若夫風吹怒號巨浪涵天蛟龍起伏雷雨吼吸壯
哉險哉一時開闔變幻有不能測其所至者然則波之爲大爲
小爲常爲變可喜可愛可驚可懼終古如斯而亦頃刻萬變者
也然而波不自知也惟人所遇也人不能自必也時地所值也
而吾竊惜夫可喜可愛可驚可懼小大常變之情態層出而消

滔者入其中而莫能出其外也。天下攘攘乘波而往天下熙熙
順波而來臨流真有羨乎而逝者竟如斯也。夫迴波障瀾力也
不可強也。隨波逐浪靡也不可爲也。不相期而相值我無如波
何也。相值而不相入波無如我何也。我不敢知曰江湖遭際有
順而無逆也。亦玩之而已。嘉慶戊寅自滇歸家居有少年學畫
者執圖以進曰玩波可嘉也。抑可慮也。玩而無節則放矣。書以
勉之。

限冠遊圖

